



當代創作文庫

張資平傑作選

新 上 海
象 書
刊 行
店

當代創作文庫

魯迅傑作選
巴金傑作選
茅盾傑作選
老舍傑作選
郭沫若傑作選
張資平傑作選
郁達夫傑作選
葉紹鈞傑作選
鄭振鐸傑作選
沈從文傑作選
丁玲傑作選
冰心傑作選
廬隱傑作選
謝冰瑩傑作選
蘇綠綺傑作選

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再版

張資平佳作選

全一冊 實價國幣

編選者

巴金 朱紹

校正者

于

出版者

新象書

店

印刷者

新象書

店

發行者

新象書

店

代理發行所

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
大萬書局

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出售

張資平小傳

張資平，廣東人，這是個著名的三角戀愛的作家。他是創造社的四巨頭之一。他在日本留學時代，研究的是地質學，回國後竟從事新文學運動。他的作品，充滿了桃色氣氛，受當時一般青年男女極大的歡迎，所以他的作品曾風行一時。在當時他的稿費竟需以十六元一千字計酬，這是中國文化界從未有過的高價。

因為他的小說寫得動人，激動了一般情竇初開的少年男女底心，竟有那些癡情的少女寫信去向他追求，滿想以為寫這樣漂亮文章的作家，定是個風流瀟灑，倜儻不羣的儀表，不料一見他的本來面目，使人大大失望，原來他的形狀和一般人的理想完全相反；是個粗皮黑臉，矮矮的大胖子。所以這一幕讀者和作者的戀

愛戲劇始終沒有演出。

他的文章，因為專寫戀愛的事情，曾給魯迅先生攻擊過，用他客觀的態度，估定他文章的價值總共等於『▲』的一個形成，如是說法也可說是十分新穎而又十分毒辣的。可是我們把他過去的作品檢閱起來，未必都是『消遣』的文章，這裏所選的幾篇，都是他當年的傑作，描寫青年男女對封建勢力的反抗和熱情，讀之愛不忍釋。

近年來他很沉默，從事於地質學的教鞭生活，『八一三』後，對於他的消息更是模糊。

張資平傑作選

張資平

約伯之淚

Coix Lacryma-jobi

一

自聽見你和高教授定了婚約以來，直至寫這封信的前一瞬間，我沒有一天——不，沒有一時一刻不恨你，也沒有一時一刻不呼喊你的名字。有時咒咀你的名，有時喊着你的名流淚。及今想來——開始寫這封信的瞬間——我祇能說是我的靈魂還在依戀着你，因為我並不覺得對你還有這樣深刻之戀！

現在，開始寫這封信的瞬間，我雖然一樣地呼喊你的名字，但呼喊時的感情完全和從前大不相同了，我的態度是很泰然的了。

T]君今早來病院看我。他說你和高先生將於下月中旬舉行婚禮。璉珊，讓我替你們倆獻

幾句祝詞話！但我想，我向你們頌幾句不切實際的祝詞時：你定會懷疑：說我是因嫉妬而寫的惡意的譏刺吧。所以我把這幾行虛飾的文句塗抹掉了，諒你能體察我，不會怪我全無友情吧。

璉珊好友——這個稱呼，諒你總可以答應我對你呼喊吧——我不能不感謝你，因為你替我裝飾了我的青春之歷史的前幾頁，我的青春期不至於完全無意義的度過去，可以說是出你之賜！我的青春期結束得這樣快，不至流於凡俗，也可以說是出你之賜：這是仍當感謝你的。不過我不再致謝詞了。我若再致謝詞，你又定會懷疑我的謝詞是惡意的譏刺吧。

璉珊好友，我們都是研究生物學的人，對人類的本能是有相當的了解的。我是向青春快要告最後的訣別的人，對過去的青春常懷眷戀，常痛惜青春逝去之速！想你一定會笑我不善解脫，尚迷戀着我們的過去。但，璉珊，你要知道，我的心是和我身軀一樣，不喜歡外飾的，這是我對你的不偽的自白，我對我所懷戀的青春不能無淚的匆匆別去！

我的青春之歷史已經念到最後的幾頁來了。

愛我的，憐我的朋友們都說，我的病突然的增劇，完全是璉珊害的。換句話說，縮短我的青春期的就是璉珊！但我不能怨璉珊，也無勇氣再怨璉珊了！我從前曾向你頌我的讚詞——你

是我的青春期中的太陽！你是我的青春期中的光！你是操有我的生死權的天帝！你是我的生命之神！我的近狀完全是神對我的一種刑罰，又何敢怨！

明知我的青春不久就要幻滅了，但我仍不能不衷心的感謝璉珊——我的上帝！自認識璉珊以後的數年間可以說是我一生涯中最光輝燦爛的時期。每想及璉珊，禁不住要肉躍血湧！每想及璉珊，暗夜亦覺光明，糞土亦呈薰香！近日的病中生活雖然苦楚，但我並不覺得生涯悲孤而寂寞！我得認識璉珊，我可以說不虛生了！因認識璉珊，我纔有過去的燦爛美麗的青春，因認識璉珊，我的心上纔印有永生不滅的可懷戀的追憶！我的生涯中有這一段的精華，我是滿足了的，死無怨言的了！我的病院中生活，在一般人看來，是何等痛苦，何等悲哀，何等孤寂的幽！但我——曾在你的幻影中呼吸過來的我覺得這些微微的痛苦，悲哀，孤寂，實算不得什麼；我的一生已經是很有意義了。

不能得你的永久之愛，不能長跪在你的裙下的我，聽見你和高教授的婚約成立了以來，數個月間對你不能無怨。但現在我對你祇有感謝而無怨了。璉珊，望你了解我，了解我這封信之來，第一是表示我對你的謝忱，第二是報告你，我的生涯因璉珊而增加不少的光輝和色彩。

我的生涯因璉珊而變爲極有意義的了！

我這個有意義的燦爛的青春歷史，不忍聽其自然湮沒。我想你也定和我同情，不忍聽其湮沒吧！璉珊，望你再忍耐些，我們再把過去的我們的歷史翻過來從頭再背念一回吧！

二

我初次認識你並不是在進校以後。我們的初次認識是在入學試驗之前。我還記得，你也怕記得吧。我們初次認識是天氣炎酷的立秋日的晚上——×年前的立秋日晚上。

那年的暑假內，你我都由鄉間出來投考W大學。你是A縣女子師範第一名的畢業生。我是B縣中學第一名的畢業生。都是代表母校的 Champion。這個共通點或許是聯結我們的感情的一個因子。

立秋日距考試期還差三天，我還有×年前的日記可以查考。考期迫近目前了，一千多的投考生都流着臭汗在旅舍裏埋首書中做溫習的工夫，祇有你我很脫落——或者很多和我們一樣脫落的投考生，不過我們不認識吧——還跑到公園裏去乘涼。我們同由公園出來同搭電車時，約有九點多鐘了。這時候電車裏沒有幾個搭客，空席很多。你恰坐在我的對面。我那

晚上在朋友家裏喝了點酒，還不很清醒，坐在電車裏祇閉着眼睛打盹。引你注視我的就是這樣的醜態——頭腦跟着電車一起一伏的搖動，滿臉通紅的在瞌睡的醜態。你終笑出聲來了。我聽見你的笑聲，忙睜着醉眼來向周圍張望。我這種茫然不得要領的態度更引你笑個不住。到後來我纔發見笑我的就是你，坐在我的對席的你的笑聲是爲我而發的。你看我注視你，你忙側過臉去，用手中掩着嘴，還在忍笑。

『你這個女子真失禮！有什麼好笑！』我當時這樣的想着望了你一眼。祇一望，我的微憤登時消失，我的靈魂登時給你的有 Charm 的圓黑的瞳子攝取去了。

『有生以來初次看見的美人！初次看見的天仙！』我當起了這樣的感想。你的斷了髮的姿態更覺動人。

發見了你這個美人坐在我對面時，我的酒意也清醒了！

電車過了幾個小停留所，停止了後再行駛，停止了後再行駛，在這個短期間內，我不能不時時偷看你。但我看你時，你也在看我，我倆的視線有幾次碰着了。你的無邪的笑顏終再演給我看了。你對我笑了後，我也笑了。我們這次的相視一笑，完全是放電時的兩極的火花！最初一

二次的望你，還覺得有點不好意思，經這次的相視而笑之後，我的膽大起來了，我再不客氣了，不轉瞬的癡望着你繼續了十分鐘以上。你看見我這樣的癡望你，你纔紅着臉低下頭去。

電車到了P門外，你站了起來。我知道你要下車了。P門離我住的旅舍還差三四個小停留站，我決意步行回去，跟你下了車。

你向大街左手的橫街進去。近十點多鐘了，街上很少行人，我也跟着你進了那條橫街。你幾次翻過頭來看我，看了我後就急急的跑。你後來不是說，怕我是個不良少年，對你有什麼意外的舉動，所以急急的逃避。在一個小胡同口，我追及你了，我用我的肩頭向你的肩膀擦過去。你忙翻過來怒視我，——電柱上的電燈照着你的怒容給我看，——你終向我發言了。

『跟我來做什麼事！』你的 coquetish 的聲音在暗空中振動。你說了後，急急的走進那條單口小胡同裏去了。我望着你的倩影在胡同裏的一家小洋房子中消失了後，纔步行回自己的旅舍來。

三

到了考試的那一天了，W大學校庭裏擁擠着千多的投考生，他們都不情願悶坐在黑暗

而狹小的休憩室裏面。

我——恐怕不止我一個人，所有男投考生都和我一樣吧——走過女生休憩室前，發見你端端正正的坐在一個椅子上，手止拿一本書，大概在溫習今天要考的功課吧。我望見你時，初覺得不好意思，繼又感着一種驚喜。我免不得要停着足望你一望，我倆間像連絡着有無線電波，你像知道在休憩室門首望你的是我，你也翻過臉兒來。當我們倆的四條視線碰着時，我知道你心裏也感着一種意外的驚異。

事有湊巧，我們的坐席不但編在同一个試場裏，並且座席還相毗連着。你還記得吧，試場裏的座席不是每行二十人麼？我的坐位是第四行的六十八號，你的坐位是第五行的八十八號。若不是那幾個監考員——面貌像閻羅王吃着辣子般的可怕的監考員在高聲的警戒着我們，我定偷看你的試卷的內容了。但有一次我比你先繳卷，你的字寫得異常的娟秀，我已知道了。

我們正式的初次交談在什麼時候你還記得麼？考數學那一天，你比我先繳卷。你站起來收拾鋼筆和墨水瓶時，我正在計算最後的一個三角題。我看見你先站了起來，心裏煩亂起來，

想跟你出去，就把最後的一題犧牲了。揭曉時，你的名列在我的前面也怕是這個緣故我跟着你把試卷送到繳卷處了。你翻轉頭來望着我一笑。我當時想，我這回考不入選也算了，我的勞苦已經得了高價的報酬了。這個高價的報酬，就是你那天交卷時的對我一笑！

『今天的數學試題太難了！』我捉着了機會向你說了這一句。你竟賞了我個臉子。

『今天的題不算頂難，就是第四的幾何題有點難。其餘的幾題都算普通，適合我們的程度。』

『是的，不比N大學故意唱高調。專出艱深的問題難爲我們中學生，』

你再不說什麼了，祇點了點頭就向外面去了。及今想來，我太膽怯了，我當時該跟着你出去。我想我跟你去，你總不至於拒絕我不許伴你同走一程吧。但當時的我——在無邪的時代，也是在性的煩惱的時代的我——總覺跟着你去是一種可恥的不道德的行爲，終把這樣好的機會失掉了。

我那晚上回到寓裏來祇幻想着你的倩影，教科書雖然打開着擺在我的面前，但何曾寓目——祇顧着幻想你。那裏有心思溫習！

「得沒有下第，若下了第時，我定怨你，說是你害了我的。」

第三天的考試科目爲地理博物。有一個監考員穿着很漂亮的西裝，年紀也還輕，大約不過三十多歲吧。他常跑到你的座席來看你的答案。以你的美貌，引起了一班監考員的騷動，本不算什麼奇事。全場約有十多個監考員，沒有一個不在你座席旁邊多走幾回罷。但那位穿西裝的監考員到你座席邊來的回數特別的多。璉珊，我爲你所受的損失不少了；因爲監考員多在我們座席的附近徘徊，我的思索力因之陷於混亂的狀態了。不然我的入學試驗的成績不會這樣壞吧——不會由榜末數上去的第十名那樣壞吧。

不用我說了，我們進了學後，纔知道那個穿漂亮的西裝的監考員就是高教授！當你把博物的試題解答完了後，站了起來收拾你的筆墨，高教授忙跑過來，要你手中的博物卷子看，你不是微笑着說。

「我都要繳卷了，還看末事！」

啊！你的 coquettish 的聲音又波動進我的耳朵裏來了，我的博物的答案再寫不下去了。博物是我頂得意的學科，但都失敗了！

我們進了校後，以你爲中心不絕地圍集了許多年輕的男性。第一是高教授——生理學兼解剖實習的教授。跟在高教授后面的有音樂教師C，本系的你的同鄉H，工科大學生M，醫科大學生F，教育系的二年生N和我七個人，算是包圍你的第一圈——最內圈的人物。以外的人都曉得對你絕望了，漸次的分散了，祇剩下我們七個做你的盲目的俘虜！不得志的同學們就替我們造了一個名詞——七星伴月！

在W大學校的你的確做了青年男性的禮讚的對象！

四

你沒有住校，你做了個走讀生，每天由你的伯父家裏來學校上課。七個人中要算我和高教授接近你的機會最多，因為我和你同系兼同級，高教授每天教我們的功課。按理我對你比高教授有優先權，對你表示愛的機會也比高教授多。我的失敗的原因，說出來或許你不願意聽下去，是爲我沒有高教授那樣的學問，沒有高教授那樣的美貌，不像高教授那樣的有錢，不像高教授那樣的有膽量進行戀愛。論我的學問，祇會念高教授的講義；論我的資格，不過是個大學預科生；論錢財，家裏並沒有充分的求學費寄來；並且我是個瘦弱身軀的所有者，沒有能

得女性愛顧的風采；我也是個一和女性接近就會臉紅紅的怯懦者！

我還算是個在戀愛生活上由你得了一部分的裝飾的人。C音樂教師因為你去了職。你的同鄉H君因為你發狂了。工科學生M因為你犯了神經衰弱症，自殺了。醫科學生F因為你連年留了級，退了學。教育系的二年生N和我同病，犯了咯血症中途退學回家去。終至……啊！不說吧，說出來何等的傷心呢！

璉珊！我寫到這裏，不住地咳嗽，終咯了幾口血！看護婦進來看見我的病狀，禁止我執筆！當看護婦禁止我寫字時，我便聯想起 The Lady with the Camelias 來了。我和她像同運命所差異的我是男性，她是女性罷了！

但我的有意義的青春歷史何能讓牠湮沒呢！前半部是歡愛的歷史，後半部是慘傷的歷史，我都不能讓牠湮沒！看護婦去後，我還是繼續寫下去。

以你為中心，包圍着你的幾個男性，或因為你受了制命傷，或因為你成為社會上的落伍者。你聽見我這樣的說，你定會疑我把他們所蒙受的禍害的責任都移到你頭上去。你如果這樣想，那你就誤解我了。他們之為社會上的落伍者，他們之受制命傷，完全是他們咎由自取，當

然無要你負責的理由，因為我深知你初在學的一二年中還沒有過異性，所以總望你遠離免強的說，要你負責任的就是你那對深黑的瞳子，有曲線美的紅脣，太把青年男性的情熱煽動起來了。我們的學校寄宿舍生活像在沙漠上一樣的枯燥，你的有曲線美的紅脣能潤濕我們的枯燥的生活。我們在性的煩悶期內的生活也像在深夜中一樣的幽暗，你的深黑的瞳子是一對明燈，照耀着我們。我們像夜間的飛蛾，都向着由你的瞳子發出來的火燄撲來，或被燒死或受灼傷。但是火燄自身並不任咎，也沒有罪！那對明燈並不知道她們的火燄下橫陳着幾個飛蛾的死屍，仍然繼續着放射她們的美麗的光線。

我們稱你爲 Innocent Queen 你真是個無邪的處女！你真是個不知罪惡爲何物的處女！

珊珊，當時在你周圍的這幾個男性，互相排擠，互相傾陷，互相咒咀，互相憎惡，爭先恐後地撲進由你的那對瞳子所發出來的火燄中去，或受重傷，或殺其身。但你還是無感覺地仍然保持着你的無邪的處女之尊嚴，你那對深黑的瞳子仍然放射出純潔的光輝。

淘汰的結果，到後來祇剩我和高教授沒有殞命也沒有負傷，我知道我們站在最後的一

幕的前面來了——我和高教授互處於相尅，不能並立的位置來了。

我尊敬高教授是堂堂的一個紳士。我尊敬高教授是一個勤勉的科學研究家。他不單精通專門的生物學，在他的專門學問外，對文藝哲學也有相當的研究。其他的教授在圍坐著空談，圍坐著喝酒，耗費有用的時光。但高教授卻籠在實驗室裏翻參考書，看顯微鏡的確是個有數的勤勉的科學家。

但我在這裏要說幾句赤裸裸的話，我因為你，我從那時候起——入學試驗那時候起，我對高教授就沒有好感，對高教授事事都抱曲解。我當他的篤學的態度是種誇銜，我當他的沉着的性格是偽善者的慣用手段。我一面讚許高教授的美點，一面別有一個「我」戴着強度的眼鏡觀察他。我那時候真夢想不到高教授是將來支配你一生的運命的人！因為我深信你是個女神，是個最高尚的處女！我想不單高教授，在這世界上沒有能夠自由轉移你的處女性的男性存在罷！誰知道我的想像完全錯了！

五

恐怕是我過於怯懦了吧，或過於追尋浪漫的夢了罷。我到此刻還不能由那空想的幻夢